



阳朔旧县村大多为黎姓人氏,在近代史上有抗日爱国将领黎行恕,黎家祖屋前竖立的几座石碑,昭示着先祖曾经的荣耀



兴安漠川榜上村,石板道上有精美的石刻



桂林古镇的马头墙,也称叠落山墙



灵川大圩古镇建于明万历年间的万寿桥



桂林兴安界首古镇,红军驻扎过的三官堂指挥部



富川福溪村的灵溪庙

守望历史文化名镇名村

□韦纯束文 廖立刚 覃圣云(图)

地处祖国南疆的广西壮族自治区,有着十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气候。广西多山,在四周山地的包围之中,形成一个山地丘陵盆地;多水,主要河流分属珠江、长江、百都和桂南沿海直流入海四大水系;全年热量丰富,降雨丰沛,四季常绿。

在如此独特的环境中,广西的先民们创造了灿烂而又极具地域特色的古老文明。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带走了先民的身影,留下大量承载着丰富民族历史文化信息的古建筑、古文物以及古文化遗址。

自2003年以来,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了6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。入选名镇名村的,均是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、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镇(村)。广西共有16个镇(村)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。这些镇(村)中,不但保存有完整的

古街区、大量的古建筑,体现着先民在村镇选址、街区规划、院落布局、建筑构造、装饰技巧等方面高超的水平,还承载着广西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特征、民族融合、经济发展、文化进步等方面宝贵的信息。

由广西青年摄影家廖立刚、覃圣云编著的大型画册《守望——图说广西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》近日出版。廖立刚、覃圣云以促进古村落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为己任,历时半年多,深入广西16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采写、拍摄,真实记录了这些古村落的建筑风貌、民俗民风和精神形态。600多张最新拍摄的摄影作品,配上通俗精练的文字介绍,把读者带入尘封的历史岁月。城池庙宇、府第祠堂、名人故居、楼阁牌坊……一座座写满岁月沧桑的建筑,一处处匠心巧妙的飞檐影壁,从不同角度展现着广西名镇名村的卓越风采。在历史的影像中游览,欣赏先民们创造的文化瑰宝,品味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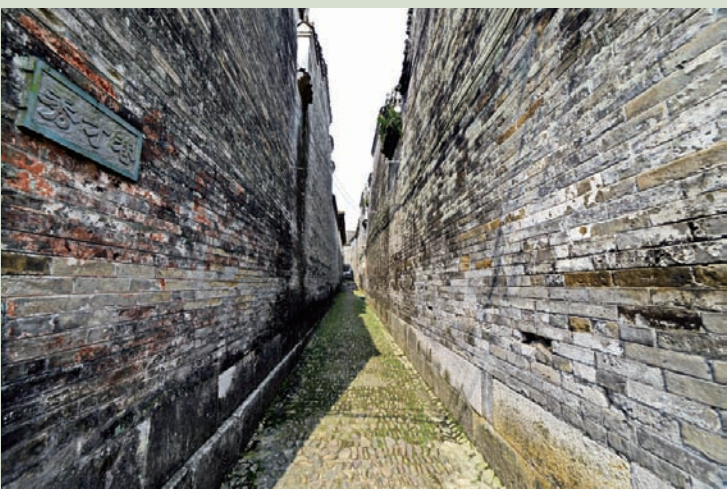
中的艰辛和变迁,使我们在惊赞与震撼之余,对未来产生一种责任感。

广西的古镇古村历史悠久、数量众多、建筑种类丰富、文化积淀深厚。它是民族文化多样性和创造力的高度凝结,是不可再生的宝贵历史文化资源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,由于对历史文化资源稀缺性认识不够,一些古建筑受到破坏甚至消失。呼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把祖先留下的宝贵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、利用好、发展好,已经迫在眉睫。

《守望——图说广西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》一书的编著,让历史信息不再流失,将美好画面定格。当我们看到镜头中一个个绝美的古建筑符号,顽强穿越千百年风雨侵袭,向世界展示着往昔的妖娆时,请跟上他们的脚步,为保护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尽一份绵薄之力。



恭城古镇的龙门雀替



灵川江头村秀才巷



贺州八步区临贺古城,宋代砖城规制原貌仍存



灵川江头村素有“才子村”“清官村”之称,村中有举人路、进士巷

壮族作家冯艺的散文是走出来的。他的行走,不同于“千禧之旅”之类的浩大行动,也不是奔着名胜古迹而去。他是用脚步去丈量文化的绵亘,去寻访历史的脚印。

冯艺写红水河“流动着南方的神秘”,但他的“神秘”并非诗意的、神秘的,而是如此硬朗、如此悲怆:“石板路上深深的蹄窝,是红水河刻骨铭心的记忆。那是一串关于战争、关于盐马与山货、关于悲欢离合的故事,那是万苦千辛的记录。我从数不清的蹄窝里,认取如雨的汗水、颤抖的马腿、如蛇的鞭影,倾诉悲怆的吆喝、粗重的喘息。这是一串定型的文字,这是一串凝固的音符。”他从石板路上小小的马蹄窝里,看见了凝固的历史,听见了历史的喘息,这种文字的雄性,与马的雄性、历史的雄性,浑然一体,毫无惧色地昭示着:文字也可以成为丰碑。

冯艺崇尚“在路上”的精神,钟情“在路上”的状态,但他的“在路上”与凯鲁亚克的“在路上”完全不同,那是真正的苦旅、真正的田野调查。冯艺有时在山间一走就是十几天,遇上风雨大作,投宿山村农家“干栏”,或在野外石砌的小屋栖宿。这样的行走,使他不仅领略自然的风雨,而且领略历史的罡风,使他对于涛声的领略异乎寻常:或软得如琴,或强似长啸,“我对涛声的感受全然超过了领略河岸的秀美或壮观”。当一个人的心属于旷野,才能真正地雄壮起来。冯艺从长

冯艺散文的力度与温度

□李美皆

兴灰岩的古生物化石里,“见到了旷野的撕裂、飓风的挣扎,大自然在天地合力面前,重构极限,瞬间山川寂寥,大地冥然”。他说,“那是一个无法诠释的悲壮。”事实上,他已经用岩石一样的文字,充分地诠释了这种悲壮。

冯艺在行走中凝视每一民族每一地域历史老人脸上的每一道皱纹。他书中呈现的被雨淋湿的桂东古街道,光滑的石板路泛着水光,让人乍一看竟以为是河流,是古老民居之间的一条河流。那确乎可以视为一条历史的河流。那湿漉漉的石板路,河流一般的石板路,似历史的眼神,亦似一位老父亲的眼神,凝望着后人。冯艺写古镇古街,实际上是在写一种对古意的坚守,对于这份古意,他心怀虔诚。冯艺的人文地理笔记是有力度的文字,其立意就在于:“使更多的人看到山水之外的许多或伟大或平凡的人文墓碑。那是一个标志,向生者诉说着逝去的往事……”虽然有些东西已经过去,但绝非虚妄,肉体长此驻

足,灵魂却继续上路。”这是一种并不虚妄的文化担当。

冯艺的散文也不乏温度。这种温度,在他用心去体悟民族生活中的人与事时,体现得尤为明显。“在几分酒意之后,便是简单的歌舞,整个山寨似乎满足于他们心目中原始热闹的‘歌舞升平’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他们面对贫困的一种乐观、一种认命,或者一种宣泄、一种真实。我竟有些分辨不出这是幸福还是悲凉,我的土瑶同胞。”民生多艰的苍凉之叹,映照的正是杜甫“穷年忧黎元,叹息肠内热”的百姓情怀。冯艺经常关注“皱纹”这个意象。他写战争离乱中的亲人:“留在老家终日牵肠挂肚的父母,就像挂在墙上的相片,脸上布满纵横交错的、深深的皱纹。”他写桂北农妇脸上的皱纹,“犹如历史一样幽深”。苦厄凝成皱纹,皱纹又成为冯艺聚焦历史探视民生的一道脉管。历史的皱纹与人的皱纹,在冯艺的心中是一体化的。

冯艺对于百姓苦况的体恤,与其对自己父母悲怆命运的痛惜是分不开的,也许后者正是前者的起点。他的父亲,一条进入十万大山干革命的汉子,他的母亲,一位汇入革命洪流的富家大小姐,由于历史的不公,却只能在胜利的阳光普照之时黯然隐身于阴影,大半生在悲凉的克制中度过。冯艺曾用诗句表达过对父母的崇敬与热爱:“回望十万大山,我在你好汉的故事里生长。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好汉,他们是这样默默地受难,能屈能伸。”在特殊的政治岁月里,如“我的父亲母亲”那样的平凡人生,看似波澜不惊,实则惊涛骇浪,它是我们大家的父亲母亲的人生缩影,也是中国一段历史的缩影。已然年长的儿子,面对父母跌宕的人生,有太多不平之气在胸中激荡,有太多感叹在嘴边呼之欲出。然而,走到人生百尺竿头的父母却已释然、淡然。从中,我们读出一种温暖的沧桑。

身为壮族作家,冯艺对于民族问题的思考是

更加贴心贴肺的。他意识到,中国边远地方的民族文化、地域文化,很多时候被遮蔽,但这些脆弱的、原生态的文化就像深藏的地下水一样,滋养着一方土地上的方人群。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犹如遗传基因一样,塑造、濡染了其中的民众的独特气质。因此,他呼唤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尊重,呼吁保护民族文学的根性的写作。

瑶族妇女擅长绣裙,几乎把生命中一半的时间用在了绣裙上。她们为何不会厌倦呢?冯艺写到:“用一个个自己描绘的世界来消解生活的不如意,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”这种对于瑶族妇女生命与梦想的理解,正是一个作家用心去体悟、体恤的结果,显示出一个作家面对芸芸众生时内心的温度与关切。

冯艺不仅写出民族地域的苦况,也写出其中的温暖,这份温暖,往往通过乡亲们的方言土语来呈现。他写母亲年年都说:“不包粽子怎么叫过春节?”一种久违的朴素温情,充盈人心。冯艺的写作刚柔相济,有岩石一样硬朗的文字,也有氤氲着水汽的柔性的文字,后者是他散文的湿度。他写水意梧州,写坐在沙滩上“看着海浪从深处汹涌而来,当它漫至腿脚时已经转变为一种温情了”。这种感受和心态的书写,与他行走大山间自是不同。柔美的文字产生于温情的内心,他愿自己的城市“美妇人般平和而宁静”。生活的审美与文学的审美,在冯艺柔性的文字里是融为一体的。